

## | 作者的话 |

叶俊良

我是一个住在法国的童书出版人和创作者，读我的书的人大多是法国人。为孔子写一篇传记本来就不容易，当读者是完全不懂中华文化的小朋友时，那简直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。但这是一件值得做的事。

我在2016年2月写完初稿，同年夏天专程去山东曲阜采风。在前往孔子的出生地尼山的途中，我偶遇一位从辽东返乡探望九旬老父的中年妇人，巧的是她就姓孔。走在曲阜城里，我感觉孔子不再是历史课本里一个抽象的名字，而是和我虽生活在不同时代，但踏着同一块土地，呼吸着同样空气的有血有肉的人。

这次采风让我对先前拟稿时所定下的叙事基调有了更坚定的信念：我希望献给读者的是一个“人”从小到大成长蜕变的故事。就像幼苗与大树，看起来差异很大，但其实是同一株植物。我们经由课本所见到的孔子像是一棵伟岸的大树，但没有幼苗，何来大树？孔子自己都说：“吾十有五而志于学，三十而立，四十而不惑。”历史上很少有人像他一样把自己生命的过程讲述得如此精彩，可以说他早已经为我要写的故事提供了范本。

以图画书的篇幅，要巨细无遗地交代孔子说过的话、做过的事，即使勉强做到也没有太大意义。于是我把叙事焦点放在孔子的内心世界，包括他的追寻与失落，快乐与苦闷。具体而言，就是我从《论语》里节选几段清浅易懂的对话，安排它们出现在孔子不同的人生阶段，让读者看到：为什么《论语》里那些简单的话语能表达深刻的思想？因为它们与一个人的生命体验有着密切的关联。当历代帝王的坟墓变成黄昏下令人伤逝的残迹，《论语》所代表的精神力量却屹立不倒，我们可以想见造就《论语》的生命拥有多么丰沛盛大的人生历程！

让孔子在读者心中再次活过来，是这本书存在的理由。池塘边的芦苇和野雁、三个玩耍的孩童、河里的母鸭与小鸭，乃至桥上三叟，读者或许会好奇这些故事从哪里来。它们来自我的想象，来自我对人性的了解。哪有小孩不玩耍？哪有人一出生就知道长大后该做什么？“学而时习之”的“习”，是不是可以借助禽鸟学会驾驭羽翅的过程来描述？身为作者，我采用虚构的手法，追求的是文学意义上的可信与逼真，而非历史事件之可证。孔子若是地下有知，我希望这一篇浸染了生命情调的传记能够令他莞尔一笑。

河马童书和魔法象童书馆愿意把这一篇故事介绍给中国大陆的读者，并且在审定的过程中给予我宝贵的协助和建议，我很感激，也珍惜这种与读者相遇的机会。希望它是更多美好邂逅的开始。



## | 绘者的话 |

克莱曼斯·波莱

为《孔子》绘图，不论是在主题诠释还是表现技法方面，对我来说都是一次崭新的挑战。

对华人来说孔子是非常重要的人物，可是法国人对他的了解很少。这是为什么我读了俊良第一次寄过来的稿子之后，要经过一年半的酝酿才觉得自己算是对孔子有所认识，并提笔画下第一幅草图。我凭着直觉，由风景画入手。画中有孔子及其弟子，他们踏着坚定的步伐穿越中原大地，周游列国。我把镜头渐渐拉远，让文字淡出，读者便得以从远距离观看这个庄严的过程。

但是，这样做并不够，因为山水画的画法是无法拿来画人物特写的。俊良看出我需要更多的自信才能走向孔子，近距离描绘他，便借着在曲阜的有趣见闻，耐心地跟我描述他所认识的孔子。他说：“两千多年以来，人们都是远远地瞻仰孔子。如果我们无法带领读者走到他的面前，感受他的存在，那这本书就变成可有可无的了。”我欣然领会，也感觉和这位思想家更亲近了。

我选择用水墨画来描绘孔子的故事，毛笔在宣纸上所留下的痕迹十分灵动，用它来描绘远山近水、屋舍田野都很合适。至于人物造型，我并没有拿中国传统的孔子画像来临摹，因为它们呈现的都是老者的形象，那些形象五官粗犷，在西方人的眼里，多是不怀善意的样貌。我笔下的孔子留了小山羊胡，轮廓清晰，眼神温柔而坚定，头上中间低、两边高的特征则由其发型来体现。这些图画完成之后，我选定四个专色，使用电脑软件调整其透明度，经由叠层处理把原图中深浅不一的墨色转化为和谐的、缤纷绮丽的色彩。

图画风格和技法确定之后，我回过头来循着文本为每一段文字打线稿，制作分镜图。这是很重要的阶段，它不仅牵涉场景与视角的选择，也确定了图文关系。俊良从艺术指导的角度给我修改建议，有些图一次就到位，有些则是经过三四次来回修改才搞定，像打乒乓球似的。有一段文字描述孔子喜欢观察各种各样的人，我想邀请读者来和孔子一起观察，便借拟很有名的《清明上河图》，画了由两幅拉页组成的大跨页，把街道、贩夫走卒画进来。另外，女人很少出现在中国典籍里，但我把她们画进来，因为这是一个关于普遍人性的故事。

分镜图定案之后，动手画的时间只有短短的两个月。方案筹备的时间很长，后期成熟的速度却很快。或许是因为这样的创作节奏，孔子的形影到今天仍然在我的内心停留。他应该想不到：两千多年后，在万里之外的法国，竟然有人如此认真地聆听他智慧的言语！

《孔子》

魔法象·河马童书 2021

www.hongfei-cultures.com